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癡人福 第四回 好家人潛心奉主

話說貧賤皆人命定中注，一絲一毫強求不得。有許多人不知，每每費盡心機，營謀算計。命裡無時，何曾得了一點。那命裡有的，不要費一點心機。還有人幫襯做事，掌大大的家門，得大大的爵位。就是奴僕之中，也有歪的，卻也有好的。有一等歪的，每每算計家主的錢財，貪謀家主的妻妾，到了終身的時節，依然是個家奴。算計得錢財去，依然是個窮漢；貪圖得妻妾到手，依然是個單身。卻是那一等好的，一片心腸，全在家主身上。或是家主年幼，他便將老家主所置的田園房屋，租的租，稅的稅，耕的耕，種的種，等待家主長成，一絲不毫，清清白白，交還家主掌管，並無絲毫染指。或是家主貧的，他便終日奔波，勞其筋骨，挑柴負米，奉養家主，還要費心經營，左商右議，替家主崢嶸一個大大的家私，到後來他也有一個好結果。閒話休題，卻說田義，那日急早起來，梳洗已完，因說道：「我田義，自往宣撫衙門遞了領解的呈子，蒙宣撫老爺一面題疏，一面給批，著我解餉赴邊，給散軍士。且喜銀子俱已上鞵，夫馬俱已點齊，已曾告退主人，把一應帳目文券，交與兄弟田信掌管。我想主人的家費，已過百萬，也富到極處了，還要錢財何用？我們做紀綱的，只該與他施恩，不可替他結怨，只該與他積福，不可替他生災。我昨日查點帳目，見有許多文券，都是人亡家破，孤苦伶仃，要之沒得還，要討沒處討的，留在家中，都是斂怨生災的，具不如做那馮諼市義的故事，瞞了主人，盡行燒燬，留一個稟帖在家，待我去後，報與主人知道，有何不可？且待兄弟出來，與他商議便了。」不一時，田義的兄弟，名喚田信，走出來。口裡說道：「兄作遠行人，弟攝家臣位，勉力代蕭何，一概遵前例。」見了田義，作揖說道：「哥哥今日遠行，愚弟備了一杯水酒，與哥哥餞行。」田義道：「這口不消。賢弟，你為兄的今日起身，把主人的租簿帳目，盡行交付與你，你須要用心掌管，不可負主人之托，凡在佃戶、債戶身上，都要施些小恩，存些厚道。

一來替主人積德，二來當自己修行。那刻薄二字，斷然是去不得的。」田信道：「兄弟知道了。總是不改成規悉遵舊例就是。」田義遂取出經管的物件，交與兄弟道：「這是租簿，這是文券，這是收兌的天平，出入俱是一樣，並沒有第二副法碼。」

田信一一收下，道：「請問大哥，那一卷是甚麼文書，為甚麼不交與兄弟？」田義道：「你且聽我道來。這是狠心的，就是地煞降災的符水；為善的，就是天官賜福的旌旗。主人的前程得失關係，全靠著這件東西。」田信拿來，打開一看，道：「原來是多年的文券。想是那欠債的人償還不起，大哥要燒燬的意思麼？」田義道：「然也。」田信道：「你的主意極是，但要告過主人才好。」田義道：「若是告過，就燒燬不成了。我有個稟帖在此，待我起身之後，遞與主人說明就是。」田信道：「萬一主人不信，倒說你侵匿起來，卻怎麼處？」田義搖頭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只要我的心不虧，行權市義何妨礙？怕甚麼蹤跡，使人疑惑。」遂把火將那些借券，盡行燒燬了。說道：「合將殘券火中焚。我真心愛主，毫髮不欺心。」田信道：「大哥，如今世上做家人的，赤膽忠心，能有幾個？不過是懷慚抱怨聽呼使而已。誰像你田義，晝夜奔波，勞神費力，與人補虧缺。我怕你助邊焚券般般好，與那節用生財的事事違。」

說話未完，只見那些人夫一擁而來，說道：「我們抬鞵的都到了，請起身罷。」田義道：「待我裝束起來。」只見田義取了弓箭、撒袋、腰刀等項，一齊佩帶起來，儼然一員差官。騎上了馬，對田信道：「賢弟在家，須要小心，愚兄去了。」田信道：「大哥，途路之上，須要謹慎提防，待兄弟遠送一程。」

田義道：「不消。就在此分別罷。」兄弟兩相分別。只見田義催促人夫抬鞵登程，一路昂昂而去。正是：

金錢滿萬通神力，財帛盈千動鬼疑。

邊軍盼到無饑色，多少窮兵瘡肚皮。

田義將助邊的餉鞵，押解去了，不必敘說。卻說何小姐，自從進門之時，見了北平的嘴臉醜陋，思量脫身不得，借勸酒之勢，吃個爛醉，任憑北平蹂躪。及到第三日清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自說道：「奴家何氏，不幸遇了好謀，失身非偶。進門的時節，看見那副鬼魁形骸，急欲求死，怎奈丫環侍婢羅列滿前，無從下手。又兼他裝成使勢，鞭撻丫環，不由不心驚膽懼。只得借他酒杯，消我偏塊，醉中理亂不聞。賴有中山千日酒，醒後驪珠已失，空餘白壁一身瑕。仔細想來，好不令人切齒。想我前生作孽已重，實難輕赦。因此上罰來，今生伴這猿猴，就把猿猴比他，這也還形容不荊豈不聞古語有云『沐猴而冠』。那沐猴，兀自解風流，預知湔洗毛中垢。誰似這猴兒不沐，要傍著溫柔，把腥臊引得人兒嘔。當初許他的時節，並不曾查訪根由，只說他是頭婚正娶，及至嫁過門來，聽見有木魚鐘磬之聲，細問丫環，才曉得娶過一房，是鄒家小姐，只為嫌他醜陋，過了一月，就往靜室參禪，不肯過來同宿。所以設一詭計，又來騙我。我如今思想起來，難道那所書房，別人住得，我就住不得的。少不得也想個法子出來，過去依傍他便了。假若我明對他說，就過去不成了。須要想個妙法，騙得脫身才好。避秦翻恐被秦收，那焚坑內，法網難輕漏。」說話之間，只聽咳嗽之聲，又聽得吩咐丫環取茶。「那個厭物來了，待我裝個歡喜的模樣，才好騙他。」只見北平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娘子，我和你成親兩夜，辜了多少風流。今日是三朝，那些賀客紛紛纏個不了，一連作上許多揖，不覺有些腰疼起來。快替我槌他幾拳，捏他幾下。」何小姐笑道：「你原來這等不濟。」遂替他槌腰，捏背一會。北平道：「為你疼痛仗你揉，這叫做妻肥能使郎君瘦。腰到不曾槌得好，被你這筍尖樣的指頭，一連捏了幾下，又捏上火來了。沒有人在這裡，和你做他一齡句。」向前去摟何小姐，被何小姐推開，說道：「現在要成癆病了，還要來沒正經。」北平道：「便做道癆乎其病，我還要風而且流。」又去抱何小姐親嘴。何小姐聞見臭氣，遂嘔吐起來。北平道：「你那裡嘔乎其吐，我這裡涎而尚流。哎，可惜可惜。還不曾解帶寬衣，我這褲襠裡面，又早已春風一度了。這叫做，花心未點春先透。」何小姐道：「請坐了，我對你說話。」北平道：「有何話說，請見而教之。」「我聞得丫環們說，你當初曾娶過一房，叫做甚麼鄒小姐，現在靜室裡面看經念佛。可是真的麼？」北平道：「是真的。你問他作甚麼？」何小姐道：「此人可謂無情之極。古語道得好，一夜夫妻百日恩。我和你只得兩夜夫妻，何等恩愛？聞得他成親一月，也可謂恩深義重了，就捨得拋棄你過去。這樣不賢之婦，為甚麼不休掉了他。」北平道：「他既无情，我也不義。一世不與他見面。棄了幾碗閒飯他吃，只當喂豬喂狗罷了。」何小姐道：「我替你氣憤不過，幾時走將過去，譏誚他一番才好。」北平道：「妙妙妙！若肯如此，我感激不荊。」何小姐道：「虧了你的度量寬宏，能受他這般譏誚，把我如此設身處地，委實難留。」北平道：「不曾娶你的時節，我對他誇過了人口，說定要娶個絕世的佳人，如今應了口了。你若肯過去，他看你這副尊容，也就要慚愧死了。如花嬌的面貌，他一見自羞，再加你如刀樣的狠話，聽了更悶。」何小姐道：「是便是了。我聞得那邊有一尊佛像，須要備些香燭，先去禮拜了，然後與他講話才好。」北平道：「這也是少不得的。我明日親自送你過去。」田北平那裡曉得何小姐心中之事？被何小姐一番詐偽之言，說得他天花亂墜，滿心歡喜。有詩為證：

從來新婦到三朝，苦盡甜來興始高。

今日對君開笑口，只愁樂盡變號陶。

卻說鄒小姐，自從拒絕了田北平，與宜春二人在靜室裡念佛看經，不理外事。一日在靜室內歎道，「奴家鄒氏，自從那日逃禪之後，且喜俗子另覓婚姻，不來纏擾，終朝打坐參禪，漸覺六根清靜。聞得他聘了一位何小姐，也是宦家之女。未曾過門的時節，我替那女子分擔憂，又與這村郎再三害怕，不知進門的時節，可曾吵鬧，須要設出什麼法子調停，方才能夠上牀就寢，故此吩咐幾個丫環，就像擺塘報的一般，輪流探聽，誰想所見所聞，甚是奇怪。頭一報來說，新人的面貌標緻異常，比我更強一倍。第二報來說，新婦合盃的時節，豪呼暢飲，不但不懊惱，且沒有一毫羞澀之容。第三報更奇，竟說新人吃得爛醉，歡歡喜喜地上牀安眠，穩睡直到天明，並不見一毫響動。你說這樁事，奇也不奇？種種新聞，都迥出奴心意料之外。恁容此人甚美，因甚的性格這等溫存，襟懷如此寬宏？還虧他一副肚腸皮，善藏臭氣。」自己歎未完，只見宜春一面走一面說道：

舊客出走迎新客，新親進來訪舊親。
你個欲知山下路，須要問我過來人。

只見宜春走到鄒小姐面前，說道：「大娘，方才大爺吩咐，叫一面去料理香燭，一面去打掃神堂，要送新人來拜佛。」鄒小姐道：「如此甚好。等他過來，看是怎麼樣一個人兒，就有這般的度量。」你說那田北平不知何小姐的就裡，叫了丫環捧了香燭，他自己攜著何小姐的手，搖搖擺擺，興興頭頭，走過西廊，癡心想：「那鄒小姐曾學微生之直，有意乞憐醜。他即使要同歸，我也不收一盆之水。」二人走到靜室，便吩咐宜春道：「點起香燭來，等這位簇簇新新的大娘拜佛。」又對鄒小姐說道：「請你睜開眼來，把這新人看一看，這副尊容，可比你強幾倍麼？」鄒小姐背面暗道：「果然好一位新人，怪不的他誇嘴。」何小姐向前參拜大士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弟子今日懺悔，伏乞把前生孽障消滅。」拜完了菩薩，遂對宜春問道：「這位就是鄒師父麼？」宜春道：「正是。」何小姐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弟子稽首。」鄒小姐道：「如今我雖在田家，已是遜位的閒人了，與你並無統屬，不消行禮。」何小姐定然要拜，遂拜下去了。鄒小姐扯他不住，遂一同拜了幾拜。何小姐道：「我今莫把俗緣來說起，願師父大發洪慈，受我來皈依。」北平大發怒道：「好沒志氣，他只因沒福做家婆，所以叫我另娶。你如今是一家之主，為甚麼拜起他來？」何小姐道：「老實對你說，今日這番大禮，是徒弟拜師，不是做小的拜大，你不要錯認了。」對鄒小姐說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弟子只因前世不修，墮了好人之詐，嫁了個魑魅魍魎。料想不能出頭，情願皈依座下，做個傳經聽法之人。從今以後，朝夕不離。若有人來纏我，隨厲聲道：「我就拚了這條性命結識他。」北平聽了，便癡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怎麼好好的一個婦人，走到這邊就變過了。這也好蹊蹺，為甚的菩薩平空豎了眉，我勸你的聲音休大厲，難道等閒發一怒，就攝得往時威。你昨日在我的面前，還數著他許多的不是，勸我休了他，如今見了面，倒要做起徒弟來了。」對鄒小姐說道：「他那張嘴是翻來覆去，沒有定准的。你切不要聽他。」又向鄒小姐作揖道：「還仗你勸他轉去，若還項缺無新吏，就是你這卸事的官兒，也離不得櫻」鄒小姐笑道：「我笑你難爭氣，潑天大話繞離嘴，就要來求仗我，我替你慚愧，替你好生慚愧。」遂對何小姐說道：「奴家只因生有善願，故此立意修行，況且又與田家無緣，一進門來就有反目之意，所以退居靜室，虛左待賢。聞得新娘與他相得甚歡，正是新婚宴爾的時節，為何出此不祥之語？我如今正喜得了新娘，可保耳根清淨。若還如此，將來的靜室，竟要變做鬧場了，連三寶也不得相安。快快不要如此，還是轉去的是。」何小姐道：「弟子的念頭已立定了，不是言語勸得回，威勢逼得轉的，不勞師父勸誨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你當真不肯轉去麼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不是當真，難道是當假？」北平背面暗道：「他是怕凶的，待我發起性來，他自然會轉去。」回轉臉來罵道：「你這個潑婦，欺負我沒有拳頭麼？」遂擲拳插掌，對鄒小姐說道：「你們不要來拉勸，待我一頓毛拳打去，斷送了這個潑婦。」鄒小姐大笑，相勸道：「休要提起打字，料你這有限的毛拳，只好向空處去打。」何小姐道：「師父不要來勸，弟子不敢求生，只望速死，等他打就是了。」鄒小姐道：「話雖說得是，當不得我見了猶可憐，怎忍得教你受這般挫折。」北平道：「也罷。看在他拉勸的面上，且把拳頭收了轉來。如今沒得講，快快回轉去。」何小姐道：「若要我回轉，不是你脫胎變做潘安美，就是我換骨翻成嫫母媼。若還是各受原形，只恐怕今生斷難成對。」北平道：「我且權避一避，待你好去勸他。若還勸他不轉，依舊要扯你過去，問你怕不怕。」正是：

男子漢心腸易測，婦人家詭譎難防。
有繩索係他不住，這兩次走去一雙。

鄒小姐道：「新娘你這逃禪的意思，決為不決，可明白對我講來。」何小姐道：「師父是過來人，何須問得弟子。師父若耐得過，當初定不過來。弟子若耐不過，如今也定不肯轉去了。」鄒小姐道：「請便講得是，只怕日子長久，你熬不過這般寂寞。」何小姐道：「這個中之情，你知我知，又何須說出口來。論甚麼是非惡姻緣，悔恨已今遲了。這個迷途怎肯久滯，徒然伴孤燈，借單影，閉長門，捱永日，也甘心受。況且有明師高道，可以倚靠，少不得蓮台獅象共坐同騎。」鄒小姐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你是立意不去的了。我在此間，正少一個同伴，得你同伴，彼此都不寂寞。只是一件，我們參禪原是虛名，避秦乃是實意。這師弟之稱，也可以不必，竟是姊妹相呼便了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謹依遵命。」鄒小姐道：「我和你，照淒涼有這禪燈。少不得話相投了，也變愁成喜伴孤單。有這禪牀，少不得夢相同了，也當魚有水。強過似，對村郎，借俗偶，嗅奇腥，觀惡狀，把得命來催。到今夜權收苦淚，且舒皺眉，把香肌熨貼，較瘦臉肥。我和你這門兒緊閉，須防中夜有人推。從今後，就聽見了他的聲音，也叫人皺眉。宜春你把門窗仍舊緊緊的閉鎖，不要使那村郎又來纏。」

話分兩頭，卻說唐子才，得了京報，收拾行囊赴任，把家中事務，一概付與唐夫人管理。想那唐夫人心事，不在家務上計較，一心總是兩個姬妾身上做工夫，立意要尋兩個受主，打發他兩個出去。也曾把這段心事，吩咐了家中一個老院子。一日，院子歎道：「婦人諸病可治，只有妒字難醫。人使婦人不妒，除非闔盡男兒。自家唐老爺府中一個院子便是。我方才為何說這幾句話？只因我家老爺，是個風流才子，娶著一位夫人，□分醜陋，心上氣憤不過，只得另娶兩位細君。一來遣情懷，二來圖子嗣。娶來不上半年，就出門赴任去了。誰想夫人心懷妒忌，要乘老爺不在家中，遣他這兩位愛姬。叫我遍諭媒婆，快尋兩分人家打發他出門，完了這樁心事。唉，夫人哪，夫人。你的心事到完了，日後老爺知道，叫我這助紂為虐的人，如何受得罪起。」說話之間，只聽得內堂喚道：「院公在那裡？」

院子道：「在這邊。有甚麼話講。」內堂道：「夫人問你說，前日吩咐的話，為何不見音回信。若再過三日，沒有人來說親，就要和你算賬哩。」院子道：「知道了。替我回復一聲說，再過幾日，自有分曉。唉，夫人夫人，我聞得這兩個女子，娶便娶將來，不過是鏡裡的鮮花，水中的明月，你又不曾有實在便宜，被他占去。就留在家中，做兩匹□（看）馬也好，為甚麼定要遣他出去。我笑你假人情也不放些兒空，卻好似畫餅也將來把饑充。鏡內花，因何不相容。水中明月尋人送。直待把巫山，賣到□三峰，才好使襄王斷絕遊仙夢。我思，如今從了夫人，就要得罪家主。為了家主，又怕得罪夫人。叫我怎麼處！左思右想，好叫我躊躇莫定。」又想了半晌，方才道：「說不得了，俗話講得好，火燒眉毛，且顧眼前。得罪老爺，將來還有可原之罪，得罪主母，眼前就有不赦之條。況且夫人的性子，是老爺知道的。就是老爺在家，他要打發，也只得由他打發，料想不敢強留。這蹈尾批鱗之事，做丈夫的尚且不能行於妻子，叫我做奴僕的，怎麼好行於主人。竟去吩咐媒婆便了。我想那兩個姨娘，他的虛名空有鸞鳳，卻真似參商，夜夜不相逢。倒不如早分開，省得眼波濃。須知道，零星積癢，也能成痛。夫人，你如今遣了出去，不知緊要。明日老爺回來，豈不切齒。就做官的人，要惜體面，不好怎麼樣。只怕你比往常恩愛，也要略減幾分。便做道：顧綱常，不致奪封誥。只怕你掛虛銜，也人略減些兒俸。到那時悔之晚矣。」正是：

背夫遭妾理難容，叛主尋媒罰與同。
若使原情都可恕，只將罷軟罪家翁。

卻說田北平自從那日攜何小姐的手，同到靜室，只望何小姐去爭口氣，不想何小姐一去又不肯回來同宿，於是氣上添氣。說道：「洞房花燭，處處起風波。命犯孤鸞，卻怎奈何。年紀二□多，依然沒老婆。叫我這雙手，如何權當得過。我田北平，取了一雙新人，弄出兩番把戲。一個方才滿月，一個只得三朝，都生出法來騙走了。如今合起來一算，共做了三□三天新郎。」

在我看起來，我竟做了三□三天的活神仙。在他兩個說起來，墮了一□八重的苦地獄。你說這樣煞風景的話，叫我如何受得。他們在靜室之中，好不綢繆纏綿。兩個沒有卵的，倒做了一對好夫妻。叫我這有卵的，反替他們守寡。你說從古及今，何曾有這般託事。難道我一個萬貫財主，為這兩個婦人不服，就絕了後代不成，少不得還要另娶。俗語說得好，三道為定。

料想這等狡而且惡的婦人，世間也沒有第三個了。只是一件，當初娶這兩房，原是我自家不是。這等的一副嘴臉，只該尋個將

就些的，過過日子，也就罷了，為甚麼定要有才有貌。都是才出來的煩惱，貌出來的災殃。如今須要悔過自新，再不可心高志大，娶一個老老實實的，只求他當家生子，連尋歡取樂四個字，也不敢說起了。已曾叫人去喚媒婆，為甚麼還不見來。」

不一時，張一媽自言自語，走得來田家。你說他講些甚麼，他說道：「媒人主顧不須多，但願夫妻兩不和。舊人換了案，新人往後挪。讓出房來作成了我。來此已是，不免進去。你看大爺正在中堂坐著。大爺萬福，聞得你與第二位新人，又不□分相睦，今日喚我，還是要勸解他，還是要出脫他，還是要我另訪佳人？」北平道：「他們主意立定了，料想勸解不來。我這樣的人家，也沒有賣老婆的道理，被你第三句到說著了，我還要另娶一房。」一媽道：「這等不難，現有兩個湊口的饅頭在那裡，任憑你吃那一個。我羨你良緣忒多，未曾思娶，早有嬌娥。只是一件，怕你不中意。」北平道：「那一件？」一媽道：「這兩位佳人，都不是原來頭了，雖然是白璧微經玷，還喜得蠅頭跡少易消磨。」北平道：「我這個新郎，也做過兩次了，就是再醮的也不妨。但不知可肯嫁我。」一媽道：「說那裡話來。這樣才郎，也嫁得過。」北平道：「是那一分人家，為甚麼就有兩個？你且講來。」一媽道：「經略唐老爺的偏房，一個是姓周，一個是姓吳，成親不上幾日，唐老爺就上任去了。大夫人慈悲好善，見他是好人家兒女，不忍留做姬妾，所以都要打發出門。」北平道：「相貌何如，可會當家理事麼？」一媽道：「周氏的才貌雖然不濟些，卻有治家之才。唐老爺的家事，都是他管。那一位姓吳的，竟有滿肚文才，又標緻不過。不是我得罪講你，以前那兩位夫人，就拿來傾做一錠，還沒有他的成色哩。」北平道：「罷罷罷，我被才貌兩件，弄得七顛八倒，如今聽見這兩個字，也頭疼起來。既然如此，那吳氏不必提起，單說了周氏罷。我年來活活受磨，都只為才生風波，貌起干戈。到如今只求免遭這風流的禍。情願與嫖姆來結絲羅。講便這等講，我還要親自相一相，才肯做親。不為別，還怕他忒標緻了，娶將過來，又要生災起禍。休怪我這病鳥傷弓顧忌多。」一媽道：「另有一位遊客，是西川的解元，約定明日去相吳氏，你既要相也就是明日罷了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極好，是便是了。你為我一家親事，做了三次媒人，也可謂有勞之極了。正是：我求婚屢次相勞，你耳邊莫怪嘈。」一媽道：「田大爺怎好說這等話來。正是：你既是定門主客，我何妨下顧□遭。」

田北平既與張一媽約定了，親自去相親，不知這周氏成與不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